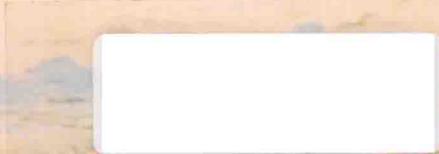


# 唐宋八大家故事

唐晓敏 著



群众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故事

唐晓敏著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八大家故事 / 唐晓敏著 . —北京 : 群众出版社 , 2015.10

ISBN 978 - 7 - 5014 - 4778 - 7

I . ①唐… II . ①唐… III . ①唐宋八大家—人物研究 ②唐宋八大家—文学研究 IV . ①K825.6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8120 号

**唐宋八大家故事**

唐晓敏 编

---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

版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张：10.875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270 千字

---

书 号：ISBN 978 - 7 - 5014 - 4778 - 7

定 价：38.00 元

---

网 址：[www.qzcb.com](http://www.qzcb.com)

电子邮箱：[qzcb@sohu.com](mailto:qzcb@sohu.com)

---

营销中心电话：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010 - 83903973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概说 1

## 一 韩愈 6

- (一) 童年经验 6
- (二) 贞元政局 11
- (三) 文学思想 15
- (四) 古文之美 21

## 二 柳宗元 35

- (一) 永贞革新 35
- (二) 思想超前 38
- (三) 游记与寓言 44
- (四) 韩柳比较 48

## 三 欧阳修 57

- (一) 韩欧同异 57
- (二) 古文的发展 62
- (三) “穷而后工”说 67
- (四) 文坛伯乐 71

## 四 苏轼 75

- (一) 早期教育 75
- (二) 乌台、黄州 79

(三) 文学思想	88
(四) 说不尽的苏轼	91
<b>五 王安石</b>	<b>96</b>
(一) 身在最高层	96
(二) 熙宁变法	99
(三) 科考论争	106
(四) 文章得失	110
<b>六 苏洵</b>	<b>117</b>
(一) 大器晚成	117
(二) 布衣政论家	121
(三) 翻案文章	127
<b>七 苏辙</b>	<b>134</b>
(一) 政治智慧	134
(二) 二苏文风	141
(三) 教育思想	149
<b>八 曾巩</b>	<b>153</b>
(一) 家世与生平	153
(二) 曾王交谊	157
(三) 道德文章	163
<b>小结</b>	<b>175</b>
<b>附录一 韩愈作品选</b>	<b>178</b>
(一) 《进学解》	178
(二) 《答李翊书》	183
(三) 《柳子厚墓志铭》	189
(四) 《张中丞传后叙》	197

(五)《毛颖传》	202
(六)《送穷文》	207
(七)《伯夷颂》	210
(八)《送杨少尹序》	213

#### 附录二 柳宗元作品选 216

(一)《段太尉逸事状》	216
(二)《寄许京兆孟容书》	221
(三)《与李翰林建书》	225
(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229
(五)《桐叶封弟辨》	237
(六)《始得西山宴游记》	239
(七)《钴鉧潭西小丘记》	241
(八)《愚溪诗序》	244

#### 附录三 欧阳修作品选 246

(一)《记旧本韩文后》	246
(二)《读李翱文》	248
(三)《答吴充秀才书》	250
(四)《泷冈阡表》	252
(五)《纵囚论》	256
(六)《五代史伶官传序》	258
(七)《秋声赋》	261
(八)《释秘演诗集序》	264

#### 附录四 苏轼作品选 266

(一)《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266
(二)《上梅直讲书》	269
(三)《答李端叔书》	271
(四)《留侯论》	274
(五)《方山子传》	276

(六)《后杞菊赋并序》 278

(七)《答张文潜书》 280

(八)《书吴道子画后》 282

附录五 王安石作品选 284

(一)《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284

(二)《材论》 290

(三)《祭欧阳文忠公文》 294

(四)《上人书》 296

(五)《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298

附录六 苏洵作品选 301

(一)《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301

(二)《管仲论》 305

(三)《高祖》 308

(四)《送石昌言北使引》 311

(五)《木假山记》 312

附录七 苏辙作品选 314

(一)《上枢密韩太尉书》 314

(二)《黄州快哉亭记》 317

(三)《东轩记》 320

(四)《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323

(五)《书白乐天集后二首(之一)》 325

附录八 曾巩作品选 328

(一)《赠黎安二生序》 328

(二)《寄欧阳舍人书》 329

(三)《越州赵公救灾记》 332

(四)《墨池记》 336

(五)《王深父文集序》 337

## 概 说

唐宋八大家，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苏洵、苏辙和曾巩。这一文学创作群体虽以韩愈为首，但主体为宋代人；虽称唐宋八大家，但又只在中唐和北宋两个时期出现。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变革时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提出一种理论，称为“唐宋变革论”。他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中国历史学者多认为，这一变化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唐宋之间，而是发生在盛唐与中唐之间，因而主张的是“中唐变革论”。不过，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可以统一起来，即是说，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的这一社会变革，始于中唐而完成于北宋。正如程千帆所言：“公元 755 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分水岭。后期封建社会的许多特征只是到了宋朝，才更加显著地呈现出来。”也就是说，虽然历史的分界出现于盛唐与中唐，但许多新的社会特征到了北宋才“更加显著地呈现出来”。

那么，中国古代社会在这一时期发生的是怎样的变化呢？简要地说，此前的社会是士族占优势；而此后，士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社会，或称为“平民社会”，或称为“科举社会”，总之，士族消失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政治结构来说，在此前的社会政治中，地方有较多的权力，而在朝廷中，君王的权力受到较多制衡。而此后，中央的权力大大加强，而在朝廷中，君王的权力更是强大了。

唐代君臣议事，大臣可以“坐而论道”；宋代皇帝视朝听政，宰相大臣在君主面前就只能站着了。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这一变化也发生在太祖朝。“艺祖（赵匡胤）即位之一日，宰相范质等尤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座矣，遂为故事。”显然，废座之礼是尊君卑臣的一项举措。宋太祖的这些做法看上去似乎不过他个人的“伎俩”，实际上却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士族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社会即缺少了对君王的制衡力量，中央权力的加强和朝廷中君主权力的加强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历史的必然，是通过宋太祖个人的这种偶然而达成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一变化，与科举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的出现，反映着社会的变化，也反过来推动着社会的这一变化。此前的魏晋六朝时期，士族做官很容易，而非士族家庭出身的人要做官则很难，贫寒之士往往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科举制度改变了这一切，使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有了机会，可以凭借科举考试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进士及第后，可以到中央做官。由此，中央权力中的“君主—吏员”结构变为“君主—士大夫”结构。这就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读书人有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机会，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命

运的一大改变。在“共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精神面貌都有了绝大的变化。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空前增强。这是宋代文化繁荣的最重要的原因，以至于有些研究者将宋代的文化繁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恩格斯对此曾这样评价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绝不是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的人。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领域放射出光芒。”而唐宋时期的杰出人物，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一样，也是“在好几个专业领域放射出光芒”的。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不仅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欧阳修又是历史学家、金石学家，苏轼更是艺术全才。总之，就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而言，唐宋八大家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相比，并不逊色。

不过，唐宋八大家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人物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此后的社会发展趋向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宋代以及之后历史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加强的中央集权，显然不要求思想的解放；而科举制度对唐宋时期的士人既是宝贵的机会，也使他们受到严重的束缚。据《唐摭言·述进士》记载：贞观年间，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彀中”指箭能射及的范围，“入彀”则比喻由人操纵或控制。他的意思就是说，天下的有为青年，都已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唐宋八大家像当时的士人一样，又是自愿进入彀中的。这八个人中，除苏洵之外，都是进士及第。他们通过科举而获得从政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但皇帝与士大夫之间显然不是对等的关系。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实际上也只是皇帝在治理天下之时，需要得到士大夫的帮助，却并不是让士大夫分享自己的权力。对天下，皇帝与士大夫实际上也有不同的理解。士大夫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君主的天下，则是他一家的天下。这就是说，士大夫与皇帝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唐宋时期的八位文学家，仕途都不平顺。特别是前四家，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更是多次被贬。韩愈先后被贬到阳山、潮州，柳宗元先后被贬到永州、柳州，欧阳修先后被贬到夷陵、滁州，苏轼更是先后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

对唐宋时期的这些历史人物而言，与社会政治现实的冲突以及屡屡被贬，都是他们人生的不幸。但他们与社会政治现实的冲突以及被贬的岁月，却又正是其文学创作的丰收期。唐宋八大家固然也都写过一些适合政治需要、甚至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作品，最好的作品却是源于他们与现实政治的冲突以及被贬和放逐之时。

对此，他们自己也有所认识。韩愈论及柳宗元的文学成就时就说：“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王安石也说柳宗元：“既困矣，无所用于世”，故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这里说的名，也是文学之名。苏轼诗中说：“问汝平生功

业，黄州惠州儋州。”对此可以作两层理解：就政治方面的“功业”而言，这是一句自嘲的反话；而就文学业绩的建树来说，这是自豪的总结。因为在黄州、惠州、儋州的十多年贬居生活，正是他文学事业的辉煌时期。

# 一 韩愈

韩愈（768－824），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古文运动的领袖，中国古代散文巨匠，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苏轼用“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概括他在这两个方面的贡献。韩愈的散文感情充沛，纵横开阖，富有高度的创造性及风格的多样性。其代表作，有《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送杨少尹序》以及《毛颖传》《送穷文》等。

## （一）童年经验

韩愈历来被认为是位于唐宋八大家之首的人物。所谓“首”，有最早、最重要和对同一群体的其他人有最大影响等含义。韩愈之所以能够如此，有其时代和个人多方面的原因。

韩愈自称“昌黎韩愈”，后人因此也叫他韩昌黎。韩愈实际上不是昌黎人，他的老家是河南的河阳，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孟州

县。历史记载，韩愈祖上是有名的，但这也很确实。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记载，韩愈七世祖为韩茂。茂死于太安二年（公元456年），其子韩均卒于北魏延兴五年（公元475年）。韩茂既为高官，不能早夭。假如他享年五十以上，其出生当在公元400年左右。韩茂经韩均、高祖韩骏、曾祖仁泰、祖父睿素、父仲卿至韩愈六代，期间三百六十余年，其世系年代间隔为六十年以上。据此来看，韩茂不可能是韩愈的七世祖。而且，从韩睿素到韩愈，这祖孙三代似也有问题。据阎琦《韩昌黎文学传论》，韩睿素额任桂林长史的年代，当在武后、中宗时期，即玄宗即位十年之前。玄宗即位于公元712年，十年前为公元702年。此时，韩睿素既已为长史，年龄至少也应在三十岁左右。这就是说，他应出生于公元670年左右，或更早。而韩愈生于公元768年，也就是说，他比韩愈大一百岁左右。若韩愈父亲五十岁左右生韩愈，则韩愈的祖父也是五十左右生他的父亲韩仲卿，而韩仲卿又是睿素的长子。五十岁始生第一个孩子，是有些奇怪的。

韩愈生母是谁，也是个谜。韩愈讳言其母。其生母为何人，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清人沈钦韩曾说：“案祭文（《祭郑夫人文》）言父卒而不及其母，盖所出微，终丧已嫁，故鞠于兄舍。”胡适补充说：“沈说虽无可据，于情理盖亦可通，退之或出于婢妾，伊产后即他适，故退之自叙不道之耳。”陈寅恪则说：“据白氏《长庆集》卷三三《追赠韩愈二十九人亡母郡国太夫人制》，有‘归于华族，生此哲人’等语，当即指退之生母。且恐非婢妾改嫁。”卞孝萱发表《为什么韩文中未提出过母亲》《韩愈“生母”之谜》等文，推测韩愈《乳母墓铭》中所说的“乳母李”，可能为韩愈之生母。上述看法虽不同，但都认为韩愈与其兄韩会非一母所生，因此才有“生母”问题。而阎琦《韩昌黎文学传论》则

认为，韩愈与韩会也可能是一母所生。他说道：“韩愈长兄韩会之卒在大历十三四年，享年四十二。其时韩愈十一二岁。以韩会长韩愈三十岁来推算，会与愈非一母所出。这个推断不为无理，但也未必如此……韩氏家族的婚嫁，按现在的说法，是颇有早婚的习惯的……假如仲卿娶妇亦如是，则其母生愈时不过四十五六而已。四十五六生子当并非稀见。以上虽是假设，但不是没有存在的可能。”这种说法比较牵强。“四十五六生子”可能性确实很小。韩愈与韩会应该非一母所生。

韩愈童年、少年时期生活动荡不宁。他出生在长安，不久父亲去世，便跟着哥嫂回河南老家。七岁时，他的哥哥韩会去京城做官，他又跟哥哥、嫂嫂去长安。十多岁时，韩会被贬到郴州，他“随兄播迁韶岭”。到韶州不久，韩会病逝。韩愈又跟着嫂嫂，扶兄长灵柩归葬中原。当时中原多事，全家又迁居宣州。童年、少年的经历给韩愈留下难忘的记忆，以至他后来多次提及。如在《祭郑夫人文》中说：“天祸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岁而孤。”在《复志赋》中述说随兄嫂去韶州的情形：“当岁行之未复兮，从伯氏以南迁。凌大江之惊波兮，过洞庭之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纪之连山。”

童年的坎坷经历和家庭状态，对韩愈有深刻的影响。

一、他很早就知道发愤学习。后来他说自己“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生七岁而学圣人之道，以修其身”。李汉讲他幼年“日记数千百言”；皇甫湜也说他“七岁属文，意语天出”，李翱还说韩愈“读书能记他生之所习”。这自然有些神秘了，但也说明韩愈从小读书非常认真、刻苦。而且，韩愈一生也保持了刻苦学习的习惯。所谓“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元。贪多务得，细

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进学解》）。韩愈读书很多：“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这正是他一生努力的结果。

二、韩愈很早就失去了父亲、母亲，这样的孩子容易沉溺于精神世界中。对韩愈来说，主要是沉溺于古代典籍的世界。如他在《复志赋》中所说的：“昔余之既有知兮，诚坎坷而艰难。”“始专专于讲习兮，非古训无所用其心，窥前灵之逸迹矣，超孤举而幽寻。……朝骋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出门》：“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其辞。开卷读且想，千转若相期。”闻一多谈及杜甫时说：“他的思想成熟得特别早，一半是由于天赋，一半大概也是孤僻的书斋生活酿成的。在书斋里，他自有他的世界。在他的世界里，沿着时间的航线，上下三四千年往来飞翔，他沿途看见的都是圣贤、豪杰、忠臣、孝子、骚人、逸士——都是魁梧奇伟、温馨凄艳的灵魂。久而久之，他定觉得那些庄严灿烂的姓名，和生人一般的实在，而且渐渐活现起来了。于是，他看得见古人行动的姿态，听得见古人歌哭的声音。甚至他们还和他揖让周旋，上下议论。他成了他们其间的一员。于是，他只觉得自己和寻常的少年不同，他几乎是历史中的人物，他和古人的关系比和今人的关系密切多了。他是在时间里，不是在空间里活着。他为什么不那样想呢？这些古人不是在他的心灵里活动，血脉里运行吗？”这也符合韩愈的实际。韩愈“好古”是真心实意的，并不是说门面话。他在写给好朋友孟郊的信中说：“足下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他在《孟生诗》中又说：“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

谓言古犹今。”他赞赏孟郊，也是因为他的“古”。

三、使韩愈的情感比较丰富。我们读韩愈的文章时会感觉到，韩愈很容易动感情。想到韩愈，我们心中浮现的大概一个严肃的学者、官员的形象，甚至有点“道貌岸然”。但实际上，韩愈感情很丰富。他很有同情心，对民众的苦难非常关切。唐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已经三十六岁，好不容易做了朝官，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这个官刚刚做了两个月，就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而被贬到广东的阳山。而他之所以上书朝廷，首先就源于对民众苦难的深切同情。关于当时的情形，他在诗歌中写道：“……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富者既云急，贫者固已流。传闻闻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嚬。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员外翰林三学士》）“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民众的痛苦，在韩愈那里感受到的，几乎是自己的肉体的痛苦。我想，韩愈之所以愤然上书，也不光是责任感，也是为自己摆脱痛苦。他不上书，自己就受不了！他的深切的同情之心让他非上书不可，否则自己连饭也吃不下。至于上书是不是有风险，会不会受到打击，他管不了那么多了！韩愈不仅仅对民众，对动物也怀有同情心。他有一首诗《病鸥》，写的是自己救助一只鸟的过程。他对动物也有同情与怜悯之心。

韩愈有一篇散文叫《画记》，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但研究者似乎很少注意到，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源于同情之心。韩愈同情文中那个失去这张名画的人，因而慷慨地将画还给失主。故写这篇《画记》作为对画的纪念。文章写道：

贞元甲戌年，余在京师，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生申叔